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四十六回 正綱常見性明心 談光景事殊時異

話說狐妖見陶情老友一陣煙跑去了，這三鄉老拉住不放他，道：「患難中便見交情，可見這陶情是個面交酒友。」狐妖苦苦哀求三老放手。這三老說道：「你這妖魔不求那高僧度脫，離了畜生之道，卻還要假借人形，妄托友道嚼人。吾等常與山君往來，須牽扯他到山君處，叫他把你碎嚼。」三友正講，只見一人飛奔到亭子上來，口稱「范子」，見三老拉住狐妖，乃問道：「三位老叟，如何扯住這位青年朋友不放？」三老不答，但問：「足下何往？」范子答道：「吾與一友，期二載千里相會，今其期矣，千里赴約。」三老聽了，遂放了扯狐妖之手，近范子前一揖，說道：「君可謂知己交，世上有此信人，吾等當親當敬，又何必與此狐交，作甚計較？」狐妖見三老放了手不睬，含羞退去。范子也別了三老，說道：「吾要趕千里程途，不暇與老叟聚談。」乃飛走了。三老方才講道：「聞狐妖說，演化高僧過此，他們能發明綱常正道，我等既世稱三友，便把這友道求他們指教一二。」按下三老在亭子前等候高僧不提。且說道育在堂中鉢盂內現出山虎，嚇走了狐妖，乃向那愁和尚說道：「師兄，你入了貪魔，自取作怪。你只知敲梆化齋，哪知貪迷覺悟？」愁和尚摸著腹，只叫「爺爺呀救難」。育師乃把鉢盂盛了些澗水與他吞下，頃刻平安，那眾僧方才合掌稱謝。只聽得山門眾僧迎接祖師進了正殿，參禮聖像，相見了方丈。三弟子上前侍立，頃刻殿前聚集許多善信。也有來歷的，說道：「好一個長老，像貌非凡。」也有來求道的，見了祖師莊嚴色相，便參禮十分。這來求道的，也有一等談空說妙，問法參禪。卻有一等，聽聞得高僧指明綱常倫理，能使不忠不孝等類改行從善。只這一等人，其中便有家中或父不慈，或子不孝，或夫不愛，或妻不敬，種種家庭不和的，望著演化僧到，特來參謁求教。這些人，只道高僧有奇術神法，把那反常背道、不忠不孝的轉變過來。哪知高僧只據著生人性分中正大光明的道理，一提撕開毒耳。當時聚著善信中，便是仁輔與宦尊眾友。那亭子上三鄉老齊來探謁，道副大師一一請問眾檀越姓氏。只見宦尊開口說道：「老子舒中來也，解組歸來，閒居無事，與這位朋友盤桓終日，以樂餘年，聞得高僧自國度遠來演化，特謁蓮座，以聆妙旨。」祖師不答，但說一偈。說道：俯仰從前，一正而定。

逍遙已後，勿澆乃性。

那宦尊聽得，拜受謝教，說道：「人言不差，果然高僧因類演化，老子知偈意矣。但只是老子與眾友來臨，須是人人求一個超脫。」祖師乃日視副師，副師領悟，乃向宦尊說道：「吾師教本無言，說偈只為尊長有問，不得不言。尊長欲人人盡言，非吾師本意。我小僧代言，且只就老尊長說眾友來臨，小僧看眾位色相不等，有知是上交老尊長，還是尊長下交取友？這友道多端，總歸一義。」尊長點首，說道：「老子曉得了，只是一件事請問你；出家人當講些見性明心的宗教、虛無微妙的禪機。我聞你們自出國門，只講的是綱常倫理之言，演化忠孝廉節之輩，這三綱五常乃是在家生人的道理，你出家人既超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如何諄諄只講這俗家的事？」副師道：「老尊長，就你說見性明心，這性是何物？這心是何物？世人若把這綱常正了，便就是見性明心。」宦尊笑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把宗教離遠了。」副師道：「老尊長，你離了道理講性，還是你遠了。」舒宦尊又問道：「師父，你們東度之意為何？」副師道：「我祖師與震旦國度有昔劫之緣，又因崔、寇誅盡沙門，吾師於慧照中，觀見崔、寇不忠君上，自然王法不容。乃若沙門被誅，卻也是他自取滅亡，豈有披剃出家，不守禪規，天道肯與你安然受享？僧等為此遠行，要使這不忠的知王法，鑿報應，改心從善；要使那破戒的守禪規，遵釋教，不墮無明。」舒宦尊聽了道：「人言不差，都說東行高僧如鏡懸照，物隨其來，都在光中。我老子時時想慕，刻刻欲會，今日相逢，聽得教言，實慰我心耳。」副師笑道：「此可謂友道中神交也。」那亭中三鄉老聽了，一齊說道：「交情說到神交，這點精誠，古今能有幾個？古語說得好：『坐則見於牆，食則見於羹。』心同道同，便是交道也。」

眾方講論，只見那堂中幾個和尚都上殿來，參禮祖師畢，便問副師：「從哪條路來的？」副師答道：「自惺惺裡來。」和尚又問：「往何處去？」副師道：「從東路去。」和尚道：「我等正從東來，師父們要小心謹慎。這東路有些阻礙。」副師問道：「有甚阻礙？」只見那愁和尚把臉越加愁容，說道：「難行難走！」

第一宗是海水茫茫風波險。

第二宗是剪逕妖孽劫行囊。

第三宗是被難沙門無度脫。

第四宗是不重僧村難化齋。

第五宗是程途遙遠沒處宿。

副師聽了道：「海水風波，我國王有賜的寶舟，可恃以無惑。若是剪逕妖孽，我僧家有何一介行李與他劫掠？被難的沙門要求度脫，正是我等演化夙願。出家人到處，難道饑餓而死？必有伽藍打供。這程途遙遠，隨所住處，便露宿林棲，有何不便？」愁和尚越加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依師兄所說，四宗都罷了，只有這被難的卻是那被誅的冤魂，一靈飛越，到這方鄉，倚草附木，迷往來行商過客，我等饒著是逃難一事同人，他鬼尋熟的迷，幾乎被他迷倒。」副師道：「你既是吾僧家，豈不會往生超度真言、驅邪縛鬼神咒，如何害怕？」愁和尚道：「他生前與我等也不同心，死後越加德賴，說我們吃素看經的得了太子救難，得以逃生，他吃酒茹葷的偏生古怪，神道不饒他，個個被傷。傷了倒也罷，卻還要把他墮入地獄。我等逃來時，正是他們迷人日，只恐如今都墮入地獄，路途清寧好走了。若是還有漏網的，師兄們卻也要小心在意。」副師聽了笑道：「師兄，你說來只會哭，便是不會出家的。豈不知一切盡皆空，凡人見怪不怪，遇邪無邪，自然恐懼不生。你若是愁眉苦臉，枉吃了素，何嘗看經？」副師說了，眾善信贊歎，各各辭出庵門而去，祖師師徒在庵靜室打坐不提。

且說陶情與狐妖冒居友道，見事不得個計較，又被那歲寒三老友扯著，怕惹出事來，一路煙走了。卻走到東南通道的荒僻路上，舉目無一個識知，自己揣度，說道：「我想當初靈通關渾跡，到今尚無一個著落日子。」只因狐妖講到弟兄朋友處，遂想起王陽、艾多、分心魔這一班結義，不知漂泊何地。正然思想，只見遠遠幾個人來，陶情立住腳，睜開眼看，那來的乃是幾個踉踉蹌蹌酒頭漢子，走近前來，見了陶情便道：「老兄緣何獨立於此？擺脫不似舊時，憔悴大殊昔日。」陶情見了道：「原來是昔年交契老友。一向在何處立腳？」眾人道：「往昔與兄逐日交歡，只因北魏有神元通晉，帶了幾個僧人回國，那好僧持戒，把我等驅逐無所。卻有那不守戒行的，日日與我等相親，遂而留住腳頭。今日那不守戒行的，弄出敗興，我等存留不住，故此遠行到此。」陶情道：「別來已久，眾兄還是往日光景麼？」只見一個道：「時異事殊，我等都改名換姓。便是與一個相親，他也起個別號，就是我當年與老兄相好時，名叫打辣酥，如今改作終日昏了。」陶情笑道：「這等說來，眾兄都有別號了？」眾人道：「都有，都有。」陶情便一個個問，終日昏乃指一個、說一個道：「這位叫做百年渾，這位叫做沽來美，這位叫做只到西，這位叫做樂陶陶，這位叫做口流涎，這位叫做吸百川，這位叫做吃不盡。」陶情道：「你眾友高興，另立名色，便是我小弟當年叫做兩裡霧，如今也改做陶情。我且問終日昏老兄，你與那不守戒行的相親，弄出甚麼敗興？」終日昏道：「小弟們一言難盡，都有幾句《西江月》曲兒。」陶情道：「怎麼還有心腸作曲兒？」終日昏道：「你知道的，有了我等，再沒個不哼兩句兒的。」陶情便道：「說來，說來。」終日昏乃說道：

原為相親解悶，誰知他朝夕不離。忘卻敲鐘打鼓念阿彌，齋醮全然不齊。

陶情問道：「老兄，你這個曲兒說的是出家和尚與你相親，他卻如何敗興？」終日昏道：「這僧人師徒兩個沒早沒晚與我盤桓。一日施主家請他薦亡，師父道：『徒弟，明日施主家薦亡，今日戒飲罷。』徒弟道：『明早戒不遲。』次日起早，看著甕缸，恨了一聲道：『冤家且忍耐半日兒。』我小弟在甕中只得由他。他師徒到施主家，一日法事畢回來，等不得，點了一盞燈，拿了一

把壺來甕邊，我聽著他叫一聲：『徒弟，冷的嗎？』那徒弟道：『熬了這一日，哪裡等得再燒火去暖。』那師父方把燈放下去揭甕，只見一陣風起，我在甕中聽那風：忽地聲如吼，門窗盡刮開。老僧沒計策，只叫點燈來。老僧方揭甕蓋，忽然一陣狂風把燈吹滅，便叫徒弟點燈來。那徒弟道：『堂中燈火俱被狂風吹滅。』急急走到甕邊，只見黑屋中一個亡魂哀哀號泣，說道：『二位師父，好歹再熬今日一晚，免開甕罷。我承功德，道力已接引生方。如吃了這甕中物，不但不得生方，且還要墮入地獄。』那師父聽了害怕起來，叫道：『徒弟，見了鬼也。』徒弟膽大，乃說道：『我等薦亡道場，八眾僧人，卻難道今日都不開甕？』那魂隨聲道：『六個俱守戒行，所以我才得他道力；若是師父二位，只恐自身不保，還能救度亡魂？只是你有一日之戒，便也成就了功德；若是今晚開了甕，不但我無緣法，你兩眾也有後災。』他師徒哪裡肯依？便把甕黑屋裡揭開，也不灌入壺瓶，便把杓子你一杓，我一杓，冷吃到個醞酎方才點燈。他兩個師徒終日昏昏，我小弟所以起了這個名色。只因他如此，後來積出這敗興災殃，我故此離了他到此。」陶情聽了道：「你當初不該與他出家僧相親。」終日昏道：「他來親我，誰去親他？那六個不親我的，我可敢去惹他？」陶情聽了，乃問百年渾說：「老兄想也是師徒們敗興來的？」百年渾道：「小弟另是一家事故。」陶情問道：「哪家事故？」百年渾道：「我也依樣畫葫蘆，說個曲兒。」乃說道：

偶向朱門寄跡，誰知那白社攢眉？相親相愛百年期，只為他下樓不記。

陶情聽了道：「老兄，怎麼他下樓不記？」百年渾道：「我遇著一個貴客愛我，攜我到他家終日款待賓朋。這賓朋中也有尊敬長上的，一團禮節待我；也有天性不飲的，毫不沾染於我。不想座席中一個與我濫交的，他哪裡顧甚貴倨，管甚禮節，只到個甕盡杯空，還要使得人家瓶壺不閒，差家童送到他家裡。這個濫交，到了八九十歲也無一日清醒。將近百年還是終朝酩酊。子孫勸他老人家保重要緊，哪裡肯依？卻好從樓上去，便不記下樓時，一交跌下來，跌個嗚呼喪矣，他才放我。」陶情道：「敗興，敗興。且問只到西老兄，可也是跌下樓來傷了殘生的一般？」只到西道：「不同，不同。小子遇著一個風流朋友，盡是相愛。到臨了，也弄得敗興，饒著敗興，也有個《西江月》說與老兄聽。」

適量而止為上，誰教他貪濫恣情。懨懨鎮日不能醒，不到黃昏不定。

陶情聽了道：「老兄，這也是他風流佳趣。」只到西道：「甚麼佳趣？這朋友乘來瘦弱，性子驕傲，逐日攜我不是青樓樂地，便是紅杏花村。朝朝過醞，夜夜濫貪。那父母愛他，醫家勸他，不好說的。」陶情道：「怎麼不好說？」且聽下回自曉。